

[编者按]

统筹策划/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晓鹏

清末惠州有两位公认的知名诗(词)人,其中一位是李绮青。他是岭南名士梁鼎芬的门下高徒,才华横溢,一手好词惊艳寰宇。清光绪十六年(1890)考中进士,先

后任职多地知县,名声在外。离开官场后,他一直没回过家乡,在北京东度过了凄凉的晚年,1929年归葬于惠州西湖之北。对这位半生漂泊异乡的才子,

后人只知道他文学造诣深厚,对其在惠州的遭遇一知半解,说法不一。近日,羊城晚报记者在专家学者的带领下,实地探访了李绮青在惠踪迹。(李海婵)

“岭表词场射雕手”李绮青:

半生漂泊异乡 不忘振兴乡邦文化

作者/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

李

绮青字汉珍、汉父,号倦斋,惠州城区人。他早年就读于丰湖书院,是梁鼎芬的得意门生之一。后来,梁鼎芬受张之洞聘请,主讲广州广雅书院,携带惠州弟子十人随同,李绮青就在其中。

清光绪十六年(1890),李绮青不负师望,考中进士,踏上仕途,先后任福建安溪和惠安、吉林榆树、河北武邑知县,最终官至吉林宁安知府。晚年旅居北京,靠本人卖文和女儿卖唱为生,1925年在北京病逝。著有《草间词》《听风听水词》《卷斋诗文集》。

李绮青与江逢辰是晚清惠州最有名气的两位才子,江逢辰是诗优于词,李绮青则相反,是词优于诗。骈文和诗也都不错,但以词的成就最高,早岁即以词鸣世,与张韵梅、叶衍兰、江逢辰等倚声唱和,所著《听风听水词》和《草间词》在岭南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。

钱仲联在《近百年词坛点将录》中认为李绮青为“小李广花荣”,称誉其词“上接翁山(屈大均),持节龙荒,铜琶乱拨,雄丽绵密,得未曾有”,“为岭表词场之射雕手。”

如李绮青最著名的《水龙吟·木棉》一词曰:“暖风吹遍蛮花,海天更产英雄树。炎云一角,断霞十里,火珠齐吐。挟纩无边,还丹有术,难侪芳谱。想楼高朝汉,赤心向日,擎一盖,监江渚。阅尽兴亡无据,为年华、东君作主。江山依旧,刘郎不返,夕阳飞絮。荔熟还迟,枫烧已尽,彩标高举。为春容太

淡,嫣然开满,小虹桥路。”叶恭绰《广箧中词》则说绮青:“为词卅载,功力甚深,清回丽密,可匹草窗(宋词人周密)、竹屋(宋词人高观国)。”叶恭绰对这阙《水龙吟·木棉》词亦甚赞赏,许以“雄丽”二字。陈永正主编的《岭南文学史》则称:“以英雄树称木棉,李绮青当是较早的一个。”

在光绪十九年(1893),李绮青所写的《摸鱼儿·西湖纪别》一词,却一反常态,展示出“柔情似水”的一面,其词曰:“近清明、几番风雨,平堤飞尽香絮。西湖一席离亭宴,系艇绿杨阴处。春正暮,甚惜别伤春,一样愁情绪。斜阳挂树。对湖水湖山,数声羌笛,欲去屡回顾。鲈乡景,抛却渔船钓具。渔舟今后谁主?他时料亦思猿鹤,但恐北山非故。呼酒住,正折柳官桥,又听啼鹃语。漂流最苦,怕西出阳关,故人渐少,愁诵渭城句。”

李绮青为人洒脱不羁,傲视世俗礼法,性情耿直,对上官从不阿谀逢迎,有“一代名士”之誉。据惠州老人说,李绮青在光绪十六年进京考试时,在广州遇到姓何的“侠妓”,流连间连赶考的费用都花完了,不过这个青楼女子是有情义之人,资助他上京应试。李绮青大受感动,中进士后,毅然娶何氏入门,成一时佳话。

李绮青与何氏育有一女,艺名“米虹月”。米虹月娴吟咏,精研歌曲,声色兼备,有乃母遗风,在北京与徐小香、叶慧宝、谭鑫培、王瑶卿、罗瘿公、梅兰芳、程砚秋等名伶齐名。李绮青晚年旅居北京,靠本人卖文及女儿卖唱为生。同时米虹月的诗词骈文写得很好,又有乃父之风,李绮青晚境甚贫,米虹月毅然卖艺以养。

据近代著名史学家张次溪回忆,米虹月出演戏城南,每逢好戏,李绮青必约他前往观看,遇有所感,就赋诗寄慨。如观看米虹月自编《青衫泪》一剧后,作《题女虹月》新编《青衫泪》剧本后调寄《高阳台》一词曰:“辛苦鸳盟,迷离鸽合,回肠梦断江州。一雁惊回,误人偏是书邮。奈从估客浮家去,更伤心枫荻清秋。转销魂,黯黯高城,独坐孤舟。琵琶别抱他船住,共白头迁客,一样飘零。破镜重圆,浮阳风月江头。恨天赖汝为弥补,五花冠,竟到青楼。寄深情,替写香山,一段闲愁。”写出其女内心的痛苦和无奈。

潮州人曾刚甫与李绮青相交甚厚,他与李绮青一起观看米虹月演出后,作《观米虹月演<金一笑>新剧》诗三首以赠,其一曰:“名先生儿自不凡,不随世味共咸酸。十年几斛江州泪,又为才媛湿满衫。”其二曰:“凝碧池边泪共潸,笙楼忍再听哀弦。郁轮同是残科第,每阅沧桑一慨然。”其三曰:“感尽阳城一慨然,点头顽石亦成颠。售文鬻字都无用,终倚闺媛卖曲钱。”

曾刚甫的这三首诗,道尽李绮青晚年寓居北京,“终倚闺媛卖曲钱”的清贫生活。



客居北京为惠州培育文坛中坚

张之洞与梁启超:从忘年之谊到交恶如仇

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

张之洞是晚清重臣,在两广、湖广等任总督多年,与岭南士子多有交往,比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梁鼎芬、江逢辰等,留下不少佳话。

其中尤其与梁启超的爱恨情仇,令人津津乐道又扼腕叹息。

关于两人的初识,有个传说故事广为流传。追随康有为维新变法的梁启超,一日路过武昌,便登门拜访湖广总督张之洞。名帖上署“愚弟梁启超顿首”。

有名士傲骨的张之洞,面对一个初出茅庐却与他称兄道弟的年轻人,难免不悦,便写一副对联要敲打他:“彼一品衣,抱九仙骨,狂生无礼称愚弟。”没想到梁启超的下联不亢不卑:“行千里路,读万卷书!侠士有志做王侯。”

中国自古有对联文化,传说故事难免有戏说成分。不过在晚清民国时代,梁启超堪称大才,一貫爱才的张之洞自然高看几眼。且他也想拉拢有才之人以己所用。

张对梁礼遇有加,一次他邀请梁赴武昌,称谓用的是“卓老”;“甚慕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,有要事奉商。”张之洞身为朝廷大员,对一个年轻人如此称呼,梁启超对此颇为感激,他在给张之洞的信中,总以“吾师”相称。

然而,毕竟张之洞是个官场老手,对变法这样的政治大事不可能不权衡利弊,对报纸的影响力也十分警惕。张之洞赞曰:“该报讯见正大,议论切要,足以增广见闻,激发志气……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

之报。”为此,他还要求“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……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”,而汇款则由善后局统一办理。

张对梁礼遇有加,一次他邀请梁赴武昌,称谓用的是“卓老”;“甚慕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,有要事奉商。”张之洞身为朝廷大员,对一个年轻人如此称呼,梁启超对此颇为感激,他在给张之洞的信中,总以“吾师”相称。

然而,毕竟张之洞是个官场老手,对变法这样的政治大事不可能不权衡利弊,对报纸的影响力也十分警惕。张之洞认为该文“太过悖谬”,电饬湖南巡抚陈宝箴,要求停止此册在湖南销售。

面对种种限制,梁离开《时务报》,赴湖南任时务学堂中文教习。此后,《时务报》就在汪

理汪康年,对梁施加影响。但专注于维新思想宣传的梁启超仅在情面上做了让步。他还利用回乡探亲之机,在武汉创办《知新报》,言论更为犀利。

当梁启超再去武昌见张之洞时,张邀他出任“两湖时务院长”“以千百金相待”。其词甚殷”。张的挽留,虽有爱才成分,也难免有将之调离报刊的目的。但梁婉拒,坚持继续办报。

终于,梁启超关于“洋务运动不足以救国”的言论打破了宁静。张之洞认为该文“太过悖谬”,电饬湖南巡抚陈宝箴,要求停止此册在湖南销售。

面对种种限制,梁离开《时务报》,赴湖南任时务学堂中文教习。此后,《时务报》就在汪

康年主持下,开始刊登抵制改良、诋毁康梁的文章。

梁启超来到湖南,继续在《湘报》《湘》上发表言论宣扬维新,张之洞就要求陈宝箴和黄遵宪完整整顿《湘报》,并封杀《湘》在湖北的发行……

随着维新变法失败,康梁流亡海外。此时的梁启超再无约束,对张之洞的批评不再留余地。

对洋务运动“务枝节不务根本”的批评,他直接点名张之洞:“世之所所谓温和改革者,宜莫如李、张矣……然则再假以十五年,使如李、张者……亦不过多得些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。一旦有事,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,望风而溃,于国之亡,能稍有救乎?既不能救亡,则

与不改革何以异乎?”

他的批评还直指人格,直言张之洞爱名身甚于爱国:“除弊之事,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,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,每不肯为之……张之洞且尝与余言,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。”

而不闻其上折请废之者,盖恩黜数百翰林、数千进士、数万举人、教十万秀才、数百万童生之怒,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已也。今夫所谓爱国之士,苟其事有利于国者,则虽败已之身,裂已之名,犹当为之。今既自谓爱国矣,又复爱身焉,又复爱名焉,及至三者不可得兼,则舍国而爱身名,至二者不可得兼,又将舍名而爱身……”

梁启超还将张之洞与李鸿章作比较,揭穿所谓的“清流领袖”:“李鸿章实践之人也,张之洞浮华之人也。李鸿章最好名,不好名故肯任劳怨,好名故常趋巧利。”

从忘年之交到恶如仇冤,张梁关系为何有如此变化?说到底,是两人道路不同,一个是清廷重臣;一个是维新志士,最初走在一起,只是出于权衡。康梁布衣上书,需要朝臣支持;而张起初支持维新,也不过是政治投机。当光绪与慈禧矛盾凸显,深知实权所在的他立即改换立场,站到了维新对立面。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,梁启超对这个曾经的“吾师”痛下杀手、口诛笔伐,不惜加以深入骨髓、触及灵魂的尖锐批判。

李绮青诗词对惠州影响深远

李绮青半生在异乡漂泊,对其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,又给惠州带来了什么?为此,记者专访了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中国楹联学会会员、惠州市诗联学会副会长、丰湖诗社副社长李硕洪。

羊城晚报:李绮青的诗词作品整体风格是怎样的?

李硕洪:读李绮青,给我带来的整体感受是“苍凉悲慨、清丽婉约”。不难发现,他的诗词中多出现“秋”“愁”“凉”“怨”“凄”“寒”“空”“残”“悲”“恨”“冷”“泪”等字,构成苍凉悲慨的意境。如《水龙吟·月对有怀》就有“凄凉”“冷光”“凄婉”“愁绝夜永”“深秋”“春寒”“广寒”等词,真是“怎一个愁字了得”!这些词字不是堆砌出来的,而是从心底流出来的。

羊城晚报:这一风格的形成与李绮青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有关?

李硕洪:是的。李绮青为官20余年,深刻体会到下层老百姓的艰苦生活。在仅两年不到的知府仕途生涯后,他又相继遇到爱妻病故、时局颠簸等不幸。厌倦官场

辞职之后,爱妻又去世,在这种世情和心情下,他的创作多有惆怅、寂寞、悲伤的基本色调。比如他1912年回惠州时写的《除夕》一诗:“十年远宦归计,万里麻衣返故居。散落遗民兵燹后,萧条破屋霜余。”

羊城晚报:李绮青的诗文对惠州有什么影响?

李硕洪:他的诗文对家乡影响深远。他与同学、词友互相切磋,诗词作品表现出家国情怀。如江逢辰《孝通先生遗集》中表现出关心民瘼、热爱故乡、挚爱亲朋等情感,这些给晚清民初的惠州诗坛带来一股清风。此外,对他后世惠州诗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:大主题用细节形象展示,诗词讲究格律,尽力把粤讴、渔歌等客家民歌融入文人清丽的诗风韵中。

而现如今,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,学习邓承修、李绮青、江逢辰等本地著名诗人、词家和文章高手的风气愈盛。2019年年底,惠州一区两县荣获中华和省“诗词之乡”称号和牌匾,就是一个明证。

李绮青故居何处说法不一:

“进士匾”力证进士府第所在

关于李绮青故居,坊间流传着诸多说法:上塘街、府前横街、中山西路似乎都曾留下过李绮青的踪迹,甚至于李家后人都已说不清楚。那么,这些遗址与李绮青有何关系?记者近日在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汉新的带领下前去探访,逐一解开疑问。

地点一
府前横街遗址:
正是“进士府第”

在繁华的西湖步行街,穿过七弯八拐的巷道,记者来到府前横街二巷8号李宅。房屋的破败陈旧与外面商业区的繁华形成鲜明对比。清代的木门砖瓦透露出古老气息。内堂残破陈旧,还保留着部分原始的木砖结构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堆满杂物的侧房,还遗留着一块木质牌匾,此匾长约两米,表面部分区域被白蚁侵蚀受损,只能依稀辨认出匾中的“士”字,“进”字几乎完全破损。但轻抚表面灰尘,其侄李硕洪指出,“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会试中式第一百名贡士李绮青立”的关键字样清晰可见。“这一进士匾证明了此地正是李绮青的进士府第!”刘汉新激动地说。

据李氏后人介绍,族人现已分散各地,老宅逐渐被遗忘,一直出租给外人。

地点二
中山西路一巷遗址:
或是祖屋所在

采访当天记者意外得知,除了李宅,当年李氏族人还会在祖屋祭拜。根据线



进士匾上“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会试中式第一百名贡士李绮青立”等字样清晰

民间传闻,早期李绮青曾在其堂弟李望山之宅邸居住,刘汉新表示认同。李望山宅邸坐落于上塘街,呈竹筒长条形,从上塘街连接至水东街。在屋内墙上,挂着民国时期惠州教育界名人、府两小学堂首任校长李望山的照片。“他既然是李绮青的堂弟,那么李绮青曾在此落脚的传说就不足为奇了。”

刘汉新告诉记者,水东街是有名的商业中心,店面密集分布,而上塘街则是住宅区,商居一体。“这里是清代民国时期惠州名门望族聚集地。”而随着岁月流逝,现如今上塘街许多房屋已经残破,留在这里的大多是租客或不愿离开的老人。